

「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

秘本

小说
大系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红楼梦影

玉楼春

疗妒缘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红楼梦影

[清] 云槎外史 撰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回 | 贾侍郎药医爰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 | 1 |
| 第 二 回 | 蒋玉函完璧归赵 花袭人破镜重圆 | 7 |
| 第 三 回 | 阻风雪兄弟谈心 训子侄夫妻反目 | 13 |
| 第 四 回 | 王夫人含饴弄孙 史湘云遗孤诞女 | 19 |
| 第 五 回 | 祭宗祠贾氏重兴 宴廷臣皇恩宠渥 | 24 |
| 第 六 回 | 憨宝玉轻视奇珍 敏探春细谈怪物 | 32 |
| 第 七 回 | 梅公子会试进京 柳郎君搭帮探友 | 38 |
| 第 八 回 | 一帘风雨祀花神 半夜绸缪偿孽债 | 45 |
| 第 九 回 | 劝扶正凤姐怜夫 因积德平儿生子 | 53 |
| 第 十 回 | 宝玉叔侄入翰林 探春姊妹邀诗社 | 60 |
| 第 十 一 回 | 靖边疆荣公拜相 置别墅赦老隐居 | 68 |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回 | 诸闺秀花径游春 众纨裤柳阴试马 | 76 |
| 第十三回 | 说官司金氏求情 斗龙舟薛蟠送礼 | 85 |
| 第十四回 | 制瓜灯闺中斗巧 赏荷花席上联吟 | 93 |
| 第十五回 | 聘淑媛贾兰受室 喜乘龙巧姐于归 | 100 |
| 第十六回 | 赖尚显万里传书 梅瑟卿千金赠妾 | 107 |
| 第十七回 | 邢岫烟割肉孝亲 贾存周承恩赏寿 | 114 |
| 第十八回 | 五儿私乞玫瑰露 王婆夜遇芙蓉神 | 120 |
| 第十九回 | 梅花雪啜茗怀人 消寒诗食瓜夺彩 | 127 |
| 第二十回 | 万柳庄恶奴欺主 会仙桥老舅遭拳 | 135 |
| 第二十一回 | 颤鸾篦如玉吹笙 啮莺簧双红度曲 | 141 |
| 第二十二回 | 舞凤凰三星共照 佩麒麟四美联姻 | 148 |
| 第二十三回 | 告亲老贾琏辞差 谒慈帏荣公罢相 | 155 |
| 第二十四回 | 指迷途惜春圆光 游幻境宝玉惊梦 | 162 |

红楼梦影序

大凡稗官野史，所记新闻而作，是以先取新奇可喜之事，立为主脑，次乃融情人理以联脉络，提一发则五官四肢俱动。因其情理足信，始能传世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本名《石头记》，所记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，修成女身，立愿托生人世，以泪偿之。此极奇幻之事，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。作者不惜镂肝刻肾，读者得以娱目赏心，几至家弦户诵，雅俗共赏：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，无终身之约，泪尽归仙，再难留恋人世间；神瑛无木石之缘，有金石之订，理当涉世，以了应为之事。此《红楼梦》始终之大旨也。海内读此书者，因绛珠负绝世才貌，抱恨夭亡，起而接续前编，各抒己见。为绛珠吐生前之夙怨，翻薄命之旧案，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。死者令其复生，清者扬之使浊，纵然极力铺张，益觉拟不于伦。此无他故，与前书本意相悖耳。

今者，云槎外史以新编《红楼梦影》若干回见示，披读之下，不禁叹绝。前书一言一动，何殊万壑千峰，令人应接不暇；此则虚描实写，傍见侧出，回顾前踪，一丝不漏。至于诸人口吻神情，揣摩酷肖，即荣府由否渐亨，一秉循环之理，接续前书，毫无痕迹，真制七襄手也。且善善恶恶，教忠作孝，不失诗人温柔敦厚本旨，洵有味乎言之。

余闻昔有画工，约画东西殿壁，一人不知天神眉宇别具神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采，非侍从所及。画毕睹之，愧悔无地。此编之出，倘令海内曾续《红楼梦》者见之，有不愧悔如画工者乎？信夫前梦后影并传不朽。是为序。

咸丰十一年，岁在辛酉，七月之望。西湖散人撰。

第一回 贾侍郎药医爱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

话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了秦氏、凤姐、鸳鸯的棺木，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贾蓉自送黛玉的灵，也去安葬。贾政料理坟墓的事。一日接到家信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、贾兰得中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，只得赶忙回来。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书，果然贾赦赦罪，贾珍复职，更是喜欢，便日夜趲行。一行到毗陵驿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净去处。贾政打发家人上岸投贴，辞谢朋友。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。

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早进京。写到宝玉的事，便停笔抬头。忽见船头上微微雪影里面，一个人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舱，欲待扶住，问他是谁？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吃了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可是宝玉么？”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宝玉，你如何这样打扮？跑到这里？”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岸上有一僧一道赶来。此时早有人将宝玉搀了进去。这里贾政一声“拿”，只见众家人带领水手将僧、道捆了。贾政吩咐道：“你们小心那妖人的邪术。”只见两个小跟班儿的五福儿、四德儿跑了去，每人脸上浇了一泡溺。贾政派人看守妖人，一面将备悉写了一封信，拿了全帖，差人去报武进县。

且说这知县姓甄名应喜，就是甄应嘉的兄弟，乃是进士出身，用了榜下知县，为官清正，真是恺悌君子，无人不感激。这日正坐早衙放告，头一起带的是伙骗财物的。这原告是个晋人，姓郝名义，就在这鼓楼前开着个长发布店。有个伙计叫作傅有义，当初本是个穷人，这郝老西儿因他打的算盘好，就留他作了伙计，有二年的光景，待他也很好。这天姓傅的来了个亲戚，姓胡叫胡充。说是跟官，那官府船上要用四捆布，讲明价钱，雇了小车子推着，就教这傅伙计同了他的亲戚押着布去领钱。至今一个多月，连推车的都没了影儿了。县令听了，着郝老西儿回去听传。这里发票拿人。

第二起是开集艳堂的魏钱氏，他有个女儿叫作魏小青，是从苏州过来的，真是色艺双全。本处有个原任的公子，姓洪双名大器，同着他家的清客白墀，还有个朋友是监生，叫卜希文。这三个人常到他院中摆酒过宿。先还给钱，后来就把家中的古玩陈设都拿来折算。这日姓卜的借了他女儿一只金镯子，重五两二钱，说是作样子。讨着总说没打得。过了十几天，又打发保儿去讨。恰巧遇见他进当铺，保儿就跟着进去，藏着听。原来是他把镯子暂押了几吊钱，如今又拿了票子来找价要卖。正在商量，被保儿一眼瞧见是他家的东西，便说：“卜相公，怎么卖起我们的镯子来了？”卜监生如何肯认，便说是他娘子的，保儿讹他，凌辱斯文，动手就打。保儿也就还了他的席，二人揪扭在一处，保儿的头也打破了，所以被地方拿了送县。知县审明口供，行文到学里，革去监生，枷号一个月，又断了十吊大钱给保儿养伤。当铺无干，释放。又传了魏钱氏当堂领赃。那洪、白二位也就不究了。

将要退堂，又有普济寺的住持悟了和尚喊冤。因他庙里有几间闲房出租，有个秀才名叫吴彦时，十分寒苦，租了一间耳房用

功。和尚怜他是个秀才，也不教他自己起火食，每日随着大众吃斋。先还是偷了海灯的油照亮儿，后来就教和尚给他买蜡，渐渐的又嫌饭食不合口味，没荤腥儿，又要喝陈绍。闹的和尚烦了，要收房子。他倒说，既是“普济”，原该大家吃的。这和尚本来老实，只好将就他。谁知越闹越凶，教和尚替他接唱的。和尚无法，便请了几位相公们评理。他倒说这普济寺本是他的香火院，这和尚不安分，要撵了他，另换住持。和尚闹不过秀才，只好写张呈子来告状。县官问明原告，又行文到学里要了这吴秀才来。皆因公堂有神，吴秀才自然也就说了实话。知县就把这圣教中的败类交给老师，打了十板，记了一过，立逼着搬出庙去。和尚从此也就不敢慈悲了。

知县完了这三案，才打鼓退堂。将到书房坐下，见门上的拿着一个全帖、一封书子进来回道：“工部贾大人差人下书。”县官说：“贾大人不是起了身了吗？”门上的回道：“据来人报，他们丢了的那位少爷找着了，还拿了两个妖人。”知县说：“噫呀，这贾宝玉还是奉旨寻访的呢。怎么偏偏的在我地方上。”说着看了来书，说：“你教长班拿我的手本先同来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再派四个快点，带了刑具去伺候。”门公答应去了。

这里知县吃了饭，传轿出门。走到毗陵驿的地方，早有驿丞在道旁迎接。知县在轿子里拱了拱手，轿子已竟过去。到了码头上，不见有贾政的官船。又过了一个小坡，远远的望见败芦丛中露着一根桅杆，上挂一面大黄旗，上头写着“工部左堂”，便知是贾政的座船。临近了，见一群戴缨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。只见长班跑了过来说：“贾大人的官船在这里。”于是住了轿。船头上的人嚷道：“搭上来罢，地下滑。”这知县断乎不肯，便搭了跳板扶手，又铺上棕毡，知县下轿上船。这里贾政迎了出来，让了门。到得官舱里，知县就要行礼。贾政连忙拉住，说：“贵县咱

们又是亲戚，又是世交。这如何使得？”说着彼此作了揖，分宾主坐下。家人倒了茶，寒温了几句。知县说：“这件事实在是万幸，可喜可贺。”贾政说：“总是贾政无德，才有这样异事。”知县说：“也是世兄该有这几天的坎坷，但是那僧、道实在该死。”便叫跟班的去传给快头，先将妖人押去，晚堂听审。

又向贾政道：“请世兄见见，不知可否？”贾政道：“原该叫他出来请安的。”于是叫人将宝玉扶了出来，见他面色青黄，仍是僧装，见了人也不请安，也不作揖，只是发怔。知县道：“管家，你扶少爷进去罢。”便对贾政道：“据卑职看，世兄这光景竟是一团邪气，须得用药调理才好。”贾政道：“贵治必有名医。”知县笑道：“医家虽有几个，也都靠不住，无非是骗马钱耳！”说着打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儿，打开是一丸子金丸儿药。托在掌上，向贾政道：“这是去年家兄寄来的保心丹，专能驱邪安神，用阴阳水调服。”贾政接过来，叫人依方调服。这里又说些闲话，看了看表，问道：“吃下药去怎么样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吃下去只听肚子响了几阵，此刻出恭呢。”知县道：“你看看下来些什么？”家人进去，少时出来说：“走了些黑东西，像膏药似的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再看看里头有什么没有？”家人又去看了，说：“里头有好些像红线似的虫子。”知县向贾政道：“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脉息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来贵县善岐黄之术呢。”知县道：“岂敢。”说着进了房舱，见宝玉脸朝外睡着，此时脸上已有些血色了。知县道：“不要惊动。”遂在床前一个小机子上坐下看脉，看了一会，出来对贾政道：“病是退了大半，须把病根除了才好。”贾政道：“愚父子何以报答盛德？”说着又作了个揖，便要留饭。知县告辞道：“还赶晚堂审案呢。”又嘱咐道：“他不要吃不可强吃，明日再送两丸药来，须把邪物泻净，那就痊愈了。”说罢，告辞上轿去了。

贾政送了知县，回进后舱。见宝玉仍然睡着，贾政便在对面坐了，呆呆的看他。只见宝玉翻身醒来，此时心中已经明白，瞧见父亲，慌忙跳下床来，抱着父亲的腿，放声痛哭。贾政道：“我的儿，几乎把为父的坑死！”便也哭起来了。进来两个有体面的老家人劝住贾政，问宝玉此刻觉怎么样？宝玉道：“觉着很饿。”贾政命人伺候他吃饭已毕，又问他：“到底是怎么就跟了他们出来？”宝玉道：“那天同侄儿出场，走到龙门口，人多一挤，就不见兰儿。我想着他必是在下处等我。刚走了几步，就遇见那回送玉的和尚，说：‘他们都坐车回去了，我送二爷回府罢。’说着，又过来个道士，在我身上拍了一下，就胡涂了。后来也有明白的时候，也有胡涂的时候，只是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走的是些什么地方。今早一阵明白，看见船上的旗字，又瞧见五福儿在后艄上，就知道是父亲的船，我赶忙跳了上来，就又胡涂了。”说着，夜已深了，父子安息。

次日一早，知县就差人送了药来，又打听宝玉的光景，又说请大人耽搁几天听听这案再起身。贾政赏了来人，只得在此听信。便写了一封家信，就派鲍喜上岸，雇了个包程骡子，赶紧回家报信不提。

且说武进县将妖人过了一堂，十分狡展。第二堂，用了大刑，才吐实情。因同党中有个妖妇马道婆，是宝玉的干妈。因马道婆的引情，认识贾府。后来马道婆用履魔法害宝玉，又教他们去解救。马道婆又把宝玉的玉偷了出来，教他们送去，故作神奇，无非为骗贾府的银钱。又究出那年把锦衣府赵大人的公子拐去，用邪术闭了心壳，假作罗汉降凡，到处惑众敛钱。没一年的光景，就把个少年公子折磨死了。所以那日在举场，遇见宝玉只身在那里发怔，他们就照赵公子的例办理，不想天网恢恢，遇着他父亲的船。罪无可辞，知县审明口供，当堂画供，作了文书，

详了制台。因这宝玉是新科举人，又是国戚，曾奉谕旨寻找的人，所以连忙具折奏闻。马道婆另案业经绞了，无庸议。便请了王命，派了四个刽子，把这两位神仙送到太虚幻境去了。

这里知县差人把案底送与贾政看了，贾政父子才知全是马道婆一人兴妖，十分感激甄知县。自己到武进县谢过知县，即日开船趲行。此刻已是初冬，河面渐渐冻了。不知贾大人如何到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蒋玉函完璧归赵 花袭人破镜重圆

话说蒋玉函这日娶袭人过门，见他愁生粉靥，泪洒秋波，断不肯俯就。那姑爷原是极能柔情曲意的，所以也就不肯相强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开箱看见那条猩红汗巾，忽然又想起那年行酒令儿，听见说袭人姓花，便知是宝玉的通房了。想宝玉待他的情意，倒觉不好意思，故意的拿了那条汗巾问袭人道：“这是买的呀，还是人送的呢？”那袭人见了这汗巾，更加伤心，并不回言，惟有痛哭而已。蒋玉函原是戏旦出身，那些风月场中是他熟悉的，也就不肯细问了。便道：“当初二爷待我的恩情，想来姑娘也知道罢。如今也不用伤心了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说罢，便叫小丫头告诉外头套车；又叫老张妈来，说：“你好好的伺候花姑娘。”说罢，换了衣裳出门去了。这老张不知就里，自然是泡香茶，摆点心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花自芳自送亲回来，便与他女人商量给姑娘送吃食，接回门。正自张罗，忽听外头叫门，便叫他女儿蕊儿出去瞧。这孩子跑出去，隔着门缝儿看见，便嚷道：“爹呀，新姑爷来了！”花自芳听了一怔说：“他这会子作么来呢？”他女人说：“想是他们南边的规矩，谢亲来了。”花自芳听了，便抓了顶帽子出去迎接。开了门，见那蒋玉函戴着项熏貂的帽子，穿着酱色洋绉面大毛皮袄，翻穿着猢猻的马褂。见他这个打扮，不像谢亲的样儿，竟不知是那葫芦药。彼此作揖，让到房里。他女人也见了，倒了茶

坐下。花自芳便说：“老妹丈，这么早来有何见教呢？”蒋玉函说：“小弟此来，是为令妹的事情。自昨日进门，水米未沾唇，直哭到如今。当初媒人原说是老太太房里的，如今才知道是在宝二爷那边的。小弟也曾受过二爷的恩惠。我虽是生意行中的人，这点良心是不敢昧的。”花自芳听了这话，半天才说道：“依老妹丈怎么样呢？”蒋玉函笑道：“花大哥以后不可如此称呼！依小弟说，就劳尊嫂去将令妹接回。或是在家等候宝二爷的信息，或是仍回府去。那时节又全了令妹的志，又尽了小弟的心。岂不是两全其美呢？”那花家的便接言道：“这话不是那么说，我们姑娘原有点儿脾气，只好姑爷将就些儿，那有接回来的理呢？要是说到宝二爷那层呢，更是没的事了。那宝二爷不知上那角里去了，是死是活还未可定呢！他还回来吗？”蒋玉函说：“他既能高中，断不是没结果的人。前日还听见都老爷们说，万岁爷有旨意叫各省出告示找寻呢，岂有不回来的理？”花自芳说：“他回来不回来咱们也不管，但是好好的一件事，这是怎么说？”蒋玉函说：“小弟的主意已定，先将令妹接回，一应的妆奁，容日照单奉璧。还有一层，小弟在京年久，并没个亲人，就和花大哥作个异姓弟兄，那才更亲热呢。”花自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到底不成事啊。”他女人说：“等我劝劝姑娘再说罢。”那蒋玉函站起身来，拱了拱手说：“就请嫂嫂辛苦一趟罢。”说着便上车去了。

这花自芳送了蒋玉函回来，对他女人说：“这是从何说起！”他女人说：“可说呢，要是为别的事呢，我当初也和媒人露了点口话儿。再者，瞧他那光景不是为那个似的。”花自芳说：“那倒不是。他本是个有名的相公，或者和宝二爷有交情也是有的。”他女人说：“他才没说吗？你都吓胡涂了，不用说了。等到那儿见事作事罢。你雇车去，我收拾收拾好走。”这花自芳自去雇车，这花家的从新梳了梳头，穿了一件绿绫子棉衬衣，套了一件宝蓝

宫绸面花灰鼠皮袄，换了两只新鞋。此时车已雇来，他便带了个小小厮祥儿，上了车，竟奔蒋家。

不一时，到了蒋家，下车进去。早见蒋玉函迎了出来，又作了揖。这花家的也拜了拜，让到上房。老张掀起红毡板帘，笑着说：“舅奶奶来劝劝我们新奶奶罢！坐着直哭了一宿。”那花家的也不理他，进到堂屋，蒋玉函便说：“请东里间坐罢，我还有点事呢。”说着去了。这花家的掀起红绸软帘，见袭人云环不整，珠泪双抛。见他嫂子进来，起身让坐。他嫂子说：“我的姑奶奶，你要怎么闹呢？”袭人说：“你不用混说，且把来意说给我听听。”他嫂子便将蒋玉函的话细细述说了一遍，袭人甚实感激。花家的又说：“依我说，姑娘你也别一冲的性儿，就这姑爷模样儿、家当儿、那一样儿配不过你。要说是为宝二爷，我劝你直不用惦着他，他连老爷、太太、二奶奶都撂了，还有你啊！”袭人说：“他撇了父母妻子，那是他的错；不忘受恩深重，这是我的心。咱们在这儿也不用说了，等到家，同了哥哥再说罢。”此刻老张倒了茶来，袭人便对他说：“请你们蒋大爷来，我有话说。”老张答应去了。不一时，蒋玉函进来，他姑嫂站起身来让坐，他便在挨门的一张椅子上坐了。袭人含悲说道：“才听见我嫂子说，和我哥哥作了异姓弟兄，如今便是兄妹了。深感大哥的仁义，成全妹子。此恩也只好来生报答罢，先受妹子一拜。”说罢，便磕下头去。慌的蒋玉函连忙还礼说：“姑娘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袭人含泪道：“如今既是兄妹，倒可以说了。”便将那年忠顺府要人，宝玉挨打的事说了一遍。这蒋玉函深感宝玉是个情种，不觉滴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姑娘把随身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好同嫂嫂回去。”袭人听了，便将随身用的打了两个包袱。此时花家的便不称呼姑爷了，说道：“这件事实在对不住兄弟，只好明儿教你大哥来磕头罢。”蒋玉函笑道：“嫂嫂言重了，往后来我和大哥还要常见呢。”